

司 各 特 研 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

文 美 惠 编 选



研究特各司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上海印刷厂 排版
外文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625印张 265千字
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900册
统一书号: 10215.74 定价: 1.05元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

编辑说明

本丛刊主要编译世界各国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的重要文学资料，以供外国文学、文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等工作作参考用。选材以有代表性、有重大影响或有较高学术价值者为主，兼收正面和反面教材。分辑出版，每辑有一个或几个中心。一般为资料汇编，个别也选收专著。

丛刊的内容包括以下各个方面：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研究资料，2. 文艺理论问题研究资料，3. 文学史上重要时期、重要流派或思潮研究资料，4. 现代、当代各国文学流派研究资料，5. 重要作家和批评家、重要作品研究资料，6. 其他。

前 言

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这位英国著名的历史小说家和诗人,对我国读者並不陌生。早在1905年,我国翻译家林纾和魏易就曾一起翻译过他的小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即《艾凡赫》),以后我国又陆续翻译出版了司各特的一些其他作品。

司各特一生共写了九部长诗,二十七部长篇历史小说,以及一些中短篇小说、传记、历史和文学评论等,其中以历史小说的成就为最大。他在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每年要写两、三部长篇小说,每出版一部小说,都立时受到读者的欢迎,成为当时社会上热烈讨论的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仅是“多产”作家,也是个“流行”作家。但是司各特的作品的巨大价值却远非一般流行小说家所能比拟的。他的历史小说充满魅力,一百多年来一直吸引着大量的读者,同时也成为后代许多作家学习的典范。在欧洲,司各特被认为是历史小说的创始者,在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欧美一些风格迥异的作家,如英国的狄更斯、萨克雷、史蒂文生;法国的维尼、巴尔扎克、大仲马、雨果、梅里美;意大利的曼佐尼;丹麦的英格曼;俄国的普希金;美国的库柏,在创作中都曾受到司各特的启发和影响。

西方评论界有不少评论司各特的文章和论著,对司各特的创作倾向、思想艺术特色都进行了研究,並且着重探讨了他在历史小说创作方面的建树,从而也涉及了历史小说创作方面的一些共同性的理论问题。编选本评论集的目的,不但是为了使西方文学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对欧美评论界研究司各特的情况有所了解,同时也是为我国创作界有志于历史小说的同志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资

料。

司各特在创作上的第一个贡献，就在于使小说这种文学形式一方面摆脱了个人遭遇和日常生活的狭窄题材范围，另一方面也摆脱了虚构的浪漫传奇的影响，第一次进入历史的广阔领域，真实地反映了英国历史上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法律等方面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他的每一部小说之间并没有什么连贯性和事先的计划，然而他写的一整套历史小说汇合在一起却构成了既宏伟又奇妙的一个从中世纪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英格兰和苏格兰社会生活的画面。这个画面既广阔又真实。它激励了著名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使他在司各特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写出了自己篇幅浩大的“人间喜剧”，同时也使另一位著名的法国作家雨果为之倾倒。雨果称赞说，“司各特把历史所具有的伟大灿烂，小说所具有的趣味和编年史所具有的那种严格的精确性结合了起来。”丹麦文艺批评家勃兰兑斯则认为，司各特的作品不仅对小说创作作出了贡献，而且“对新世纪的全部历史写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司各特的作品中最出色的部分是他那些以苏格兰历史为题材的“威弗利小说”。这些作品反映了古老的苏格兰民族的社会结构在英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逐渐衰亡的过程。司各特一方面肯定了封建宗法制的社会制度必然为资本主义制度取代的历史发展趋势，同时又以对古老的苏格兰民族的满腔同情，揭露了在这种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宗主国英国在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压迫和剥削以及苏格兰社会内部各种势力的纷争给苏格兰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用钦佩和自豪的感情描绘了不同时代里苏格兰英雄人物反抗英国统治者的斗争，并不隐讳这些斗争有时具有的复杂性质：它们有时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活动联系在一起，有时又是以清教徒反对国教政府的宗教斗争形式进行的。在司各特描写英国和欧洲国家历史的小说里，也鲜明地表现了他善于表达历史发展趋势的特点。《艾凡赫》表现了作家支持民族和解以求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国的思想；《昆廷·达沃德》表现了作家支持中央

集权国家打击封建割据势力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都是带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司各特在前一部小说里没有掩饰撒克逊劳动人民在诺曼统治者建立统一的君主国的过程中所受到的压迫和奴役，在后一部小说中也没有掩饰路易十一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时候对诸侯所要弄的阴谋诡计。在司各特的作品里，推动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运动的，往往不是少数上层人物，而是人数众多的普通劳动者，这些人物写得很有特色，在读者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历史小说应该怎么写呢？我们知道，写历史小说不同于写历史，它要求用艺术形式表现历史真实，做到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的统一，既尊重历史事件的本来面貌，又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加工，通过丰富多采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描绘出一幅引人入胜的历史生活画面。然而在司各特那个时代，历史小说还是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作家还没有从创作实践中积累出一套经验。因此，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带有开拓新领域的性质。他在这方面的探索比较成功，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了成绩：

首先，为了烘托作品的历史气氛，司各特特别注意环境、景物、风俗习惯的描写。他从“哥特式”小说家拉德克里夫夫人那里吸收了描绘“地方色彩”的手法，着重表现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地方色彩”，出色地再现了历史的细节真实。他用这个手法描绘了苏格兰山地的景色风光、民族习俗，传达出了那个时代的历史气氛，受到批评家们的高度评价。勃兰克斯认为这种手法是“法国浪漫主义者全部作品的基础”。雨果在《巴黎圣母院》的开头部分的出色描写，据认为就是受到了司各特的影响。

其次，司各特笔下的人物形象也富有时代的特征。他们从来不是抽象、孤立、脱离社会的个人，而是他们那个时代和社会的产儿，在他们身上都打着一定的社会集团或阶级的印记。被公认为他最成功的女主人公珍妮·迪恩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珍妮拒绝在法庭上说谎话来挽救她妹妹的性命，可是当妹妹被判死刑

以后，她又毅然独自长途步行到伦敦，去求王后赦免她的妹妹。支持珍妮这么做的感情，并不单纯是高傲、妒忌、友爱等人皆有之的七情六欲，而是她的祖先几代人传下来的清教信仰，她在这种教规的严格训练下，认为最大的罪恶是说谎。由于清教徒认为信奉国教的人是“堕落”了，他们也就愈加坚持自己的教条和信仰。而珍妮的行为动机，也就带上了历史的、宗教的、社会的色彩。司各特小说里的人物都具有这种鲜明的社会和历史特色：罗伯·罗依不是个普通的拦路行劫的强盗，而是在苏格兰的社会大变动中失去了族长地位和全部家产、因而对英国政府怀着深仇大恨的侠盗。《蒙特罗斯的传说》里那个有名的多格蒂少校也不是个普通的外国雇佣兵，而是从衰亡的苏格兰氏族社会里分化出来，被迫远走天涯、到处流浪的冒险家。虽然谁给他钱，他就为谁作战，然而他的头脑里仍然保留着根深蒂固的氏族忠诚和荣誉的原则。

第三，司各特的小说在结构上也有其特色。他的主人公和一些次要人物的遭遇总是和重大的历史运动联系在一起。他所描绘的大都是充满尖锐复杂斗争的历史转折时刻，小说里所展示的民族、宗教、政治斗争不但导致了朝代的更迭，阶级的兴起或衰亡，还直接触及了主人公和其他人物的个人命运，造成他们生活上的悲欢离合。由于司各特所描写的个人命运和国家兴衰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他在小说里往往从巨大历史斗争的宏伟场面一下子转入私人的平静家庭生活场景，一点也不使人感觉突然。英国著名评论家巴哲特非常佩服司各特的这种描绘才能，他说，“如果他描述了德比赛马中英格朗一方的情况，那他必定也会描写用六便士付款的英格朗银行，以及出纳员的爱情。”

司各特的创作中也存在一些缺点。由于他的保守思想，使他常常给过于残暴的事物涂上温和的色彩，并且在激烈的社会斗争中寻求一条调和矛盾的道路。他的小说虽然反映了历史转折时期的重大斗争，最后却常常是以斗争双方的妥协告终。此外，司各特出于对过去时代的偏爱，往往给过时的骑士精神涂上理想的色彩，

美化了古老的封建宗法制社会。

司各特在创作方法上也未能完全摆脱传奇作品的俗套。他的男女主人公常常遵循“一见钟情——受尽磨难——忠贞不渝——终成眷属”的才子佳人小说的旧框框，再加上司各特的作品有时比较冗长，结构庞杂，偶尔还夹杂着陈腐的说教，这就使他不合乎有些现代读者的口味。司各特还有一条尤其重要的缺点，这是评论家们常提到的，那就是他置于小说中心的男女主人公都是些缺乏生气的苍白形象，比起司各特写得生气勃勃的那些下层人民和某些历史人物来，实在相去甚远。评论家认为司各特极不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英国文艺评论家卡莱尔指出，“莎士比亚是从心脏向外塑造人物”，而“司各特是从外表向里塑造人物，但却从来没有靠近他们的心脏”。

为了让读者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和研究司各特，本书不仅尽量收入司各特评论中有代表性的论文，而且也收入持不同观点、甚至主要持否定意见的文章。由于所见不广和搜集资料方面遇到的具体困难，很可能还有选材不当和重要遗漏的地方。

本集所收的文章共分三个部分，大致依发表年代（或写作年代）排列。

第一部分是总论性文章。内容包括从司各特在世时期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评论。在这一部分文章里，和司各特同时代的作家赫兹列特肯定了司各特在反映历史的广阔性方面的成就；卡莱尔认为司各特的贡献在于使枯燥无味的历史变成了活生生的人；巴哲特则认为司各特出色地描写了下层人民的生活：“小说家中只有司各特一人透彻、细致、形象地描写了穷人。”他们也指出司各特的缺点在于他缺乏“思辨的能力”，“忽略了对灵魂的描写”。

普希金称赞司各特“没有那种对帝王和英雄的农奴式的偏爱”。别林斯基则认为司各特小说里的人物使人难忘。

巴尔扎克在著名的《“人间喜剧”前言》里认为，司各特“把奇妙和真实——史诗的两种元素放进小说里面”，从而大大提高了小说的地位。勃兰兑斯论述了在司各特身上显出的时代和环境对他的影响，并认为他的创作标志着小说在对历史的理解上及描绘下层阶级生活上的明显进展。

森茨白瑞和格里尔森的文章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谈到司各特的创作和十七、十八世纪文学传统的关系。后者的《历史和小说》一文有比较丰富的材料。

卢卡契的《论历史小说》一书中有一节专门谈论司各特，对司各特小说的现实主义成就评价很高。他对司各特的“中间道路”的主人公提出了不同于其他评论家的观点。这是一篇很重要的、同时也常常引起争论的文章。

英国作家爱·摩·福斯特对司各特的否定看法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他在《小说面面观》中认为司各特既缺乏艺术家的超脱又缺乏热情，只不过“会讲故事”而已。此外还有一派人的意见，以丹纳为代表，认为司各特作为历史小说家是失败的，而作为风俗小说家则是成功的。持类似意见的还有英国作家普列契特，他认为司各特应该算喜剧作家，而不能算是历史小说家，并且推崇他的作品“像霍加斯的画一样中产阶级化”，意大利评论家玛里奥则肯定了司各特在促使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从浪漫主义转向资产阶级文学中所起的作用。

第二部分收入了几篇分析司各特重要作品的文章。其中，司各特的同时代人，《爱丁堡评论》主编杰弗雷是最早肯定《威弗利》的现实主义成就的评论家。雨果则从浪漫主义出发，赞扬《昆廷·达沃德》表现了“忠诚战胜背信弃义”的崇高道德原则。英国女作家伍尔夫认为《古董家》里苏格兰人民的形象十分出色，洋溢着新鲜的气息。两位英国学者戴希斯和戴维分别分析了《雷德冈脱利特》和《威弗利》，前者认为《雷德冈脱利特》出色地反映了司各特思想中的矛盾。后者则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分析《威弗利》的创作

过程，把它和普希金及密茨凯维奇的作品进行了比较。

为了使读者了解司各特其他类型作品的特色，这一部分里还选入了评论司各特诗歌和短篇小说的文章各一篇。

第三部分收入了司各特自己谈论创作的文章，包括他为自己的两部重要历史小说写的序言，以及他在《小说家列传》里论述菲尔丁等作家时谈到创作上一些根本问题的部分。这些材料对于研究司各特都是比较重要的。

本集中的注释，除注明原注者外，均为译注。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本集在编选方面的错误和缺点一定不少，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文美惠

1981年12月

目 录

前言.....(i)

第 一 部 分

- 时代的精神.....[英]威廉·赫兹利特...(1)
瓦尔特·司各特爵士.....[英]托马斯·卡莱尔...(15)
[谈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俄]亚·塞·普希金...(20)
[关于司各特的小说].....[俄]维·别林斯基...(21)
“人间喜剧”前言.....[法]巴尔扎克...(23)
威弗利小说.....[英]瓦尔特·巴哲特...(28)
思想与作品.....[法]丹纳...(61)
历史的自然主义.....[丹麦]格奥尔格·勃兰兑斯...(70)
历史小说的古典形式.....[匈牙利]卢卡契...(98)
司各特和奥斯丁女士.....[英]乔治·森茨白瑞...(125)
小说面面观.....[英]爱·摩·福斯特...(132)
历史和小说.....[英]赫伯特·格里尔森...(134)
作家瓦尔特·司各特.....[英]埃德温·缪尔...(174)
司各特.....[英]V·S·普列契特...(154)
英雄的消亡.....[意]玛里奥·普拉兹...(168)

第 二 部 分

- 其人其诗.....[英]赫伯特·格里尔森...(178)
《威弗利：或六十年前》.....[英]弗朗西斯·杰弗雷...(202)

论司各特——关于《昆廷·达沃德》……[法]维克多·雨果……	(207)
《古董家》……[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216)
司各特：《米德洛西恩的监狱》……[英]阿诺德·凯特尔……	(221)
司各特的《雷德冈脱利特》……[英]戴维·戴希斯……	(240)
《威弗利》……[英]唐纳德·戴维……	(257)
《瓦尔特·司各特爵士短篇小说集》引言	
……[英]戴维·塞西尔……	(274)

第三部分

司各特谈创作

《威弗利》序、跋等……	(286)
《尼格爾的家产》引言二篇……	(299)
《小说家列传》——菲尔丁、斯摩莱特、华尔蒲尔……	(306)

附录

司各特年表……	(318)
司各特作品人物姓名出处对照表……	(321)

〔英〕威廉·赫兹利特

时代的精神

瓦尔特·司各特爵士无疑是当代最受欢迎的作家——时下“吉星高照的勋爵”。他恰好是人类智力所及的一半：假若你把整个宇宙一分为二，那么他熟悉它过去直到现在的一切；而对于它从今以后的一切则茫然无知。他是个沉缅于古迹中的心灵——鄙夷“当前无知的时代”。他是“消亡时代的讴歌者”——“旧事物的预言家”。对他来说，旧世界是一张人烟稠密的地图，而新世界则是一片暗淡、可恼的空白。他酷爱世人尊崇的迷信，他恐惧新生事物的影子。他那过人的记忆力，他头脑中堆积的那些兴味盎然的偏激之见或浪漫遐想遮没了他其余的能力。他记忆的细胞是广大的、各色各样的、完满的、充溢着生命和青春的活力；他思辨的能力却是空乏、软弱、低下、毫无生气的。他的头脑接受并珍藏传统和风俗给予他的一切——除此而外，它从不向未知的世界跨越一步，而是本能地后撤，有如站在悬崖上一样。在他的心目中，纯理性的国度正像“凡·狄曼的国土”^①一样；——荒凉、凄惨、遥远，是流亡者、囚犯、蛮人、冒险家集聚的地方。瓦尔特爵士要是去写“一千年”，必然会写得很糟，除非他能把小说的背景搬到五百年以前的苏格兰，那样，他就需要事实和虫蛀的羊皮纸来完成自己具有沉思风格的创作。我们的历史小说家坚信没有现存的事物，只有曾经存在到今天的事物——道德世界是静止的，正如古老的物质世界被认为是静止的那样——我们只能立足于现在的基点上，决不可

^① 凡·狄曼的国土 (Van Diemen's Land) 即今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先以荷属东印度总督凡·狄曼的名字命名，到十九世纪中叶始改现名，在此之前一直为各种罪犯的流放地。

越雷池一步，否则便要遭到灭顶之灾，尽管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从三百年前的老样子变成如今的模样——从如今的模样变成一切使那些旧时代的顽固的赞美者触目惊心、恼恨不已的模样！

从我们阅读、思索这位作者的诗歌以来已经很久了。即使他本人原来并没有设法要把这些诗从我们的记忆中驱赶出去，但由于某些直接的理由，它们很可能已经过时了。不可否认，这些诗作有内外两方面的优点。诗中充满了生动的描写、昂扬的行动、平稳、流畅的韵律。但是其中缺乏人物。这是一种“既没有特色也没有可能性的诗”。它像一条河一样，一经诵读就从人的脑子里流出去了，就可能被忘却，但是由这同一条充足的水源不断提供的新内容却满足了公众的好奇心。写出这样六卷四开本的诗行，甚至连那些爱挑剔的品评家们都争相阅读，不是每个人都能办到的事。然而这些诗作的红运和苏格兰小说受人欢迎的情形相比却又何等悬殊啊！诚然，公众阅读、赞赏《末代歌者之歌》、《玛密恩》之类的诗作，因为大众如此，每个人就心安理得地去阅读，去赞赏；但是谈到同一（姑且假定）作者的小说，那就完全可能是另一番情景了。这里每个人都积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欣赏作品，争相在舆论界出人头地，急于更大声地颂扬自己喜欢的人物，以示在见解上高人一筹，在衡量每一部作品时，人人都有自己的好恶，都有自己热情洋溢、无所畏惧的观点。读者和赞赏者们（难道二者不是同一回事吗？）^① 争论他的哪一部小说最好，你赞这个人物，他赞那个人物，你引这一段，他引那一段，竭力以堆砌的赞词互相竞争，依然无法解决争端、定出优劣，或者给作者以公允的评价——它们的优点竟是那样不同，那样一致，那样出类拔萃！听到这一切，《威弗利》的作者一定会觉得很有趣。他的诗集曾被认为是衣着时髦华丽的旧

① 不，我们曾经遇到一位年轻的夫人，她在乡下一处温泉开了一家帽店和一个流通图书馆，当我们询问苏格兰小说时，她讲得很冷淡，说“这些太枯燥了，简直读不下去。”她建议我们读《阿格尼斯》。我们从未想到这一层；但我们敢打赌，保证还有许多像她这样的女人认为《清教徒》“枯燥”。——原注

相识：我们现在随时准备把其余的作为老友撕得粉碎。瓦尔特爵士歌谣的脚韵中有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像那些保存歌剧配角剧照的人一样，我们愿意和他人分享我们对诗人的赞美，期望全城的人都和我们一样有共同的趣味；可是小说则不然，它像我们心目中的情人，它是我们的骨中骨、肉中肉，要是任何人竟然能像我们一样透彻地欣赏它的美，我们就要大发醋意。他诗歌中的女主人公哪个敌得过珍妮·迪恩斯？《湖上美人》怎么能跟美丽的蕊贝卡相比？我们相信故约翰·司各特先生^①是带着几分满意的心情走向他的死亡（虽然是痛苦的、早夭的死亡）的，因为他写下了对于当时刚刚问世的苏格兰小说推崇备至的赞辞：——那些史诗不是诗歌，倒象是韵文传奇。有一层诗的闪光的面纱遮住了自然和古老传奇的本来面目。人物内心深处的刀痕已经“愈合，植了新皮”——细节消失或形成了既无聊又无味的正统行为；感情与环境的真义变成了叮咛作响、华而不实的陈词滥调。必须承认真正的诗歌中有一种使人的心灵从现实的基础上向更高的境界升华的能力，有一种穿透怠惰、分散、不连贯的物质，同时靠了自身的力量把它们熔化、铸合成崇高和美的能力。但是瓦尔特·司各特爵士（我们提出商榷，看法未必正确）却缺乏这种创造力，缺乏这种灵活、可塑的能力，缺乏对自己的最初印象迅速做出反应的能力。他是一个学识丰富、实事求是的真理或寓言的诠释者：^② 他对自己的主题既不夸张也不轻视，他从不把自己高超的感情和见解加在对于自然的叙述上——他依赖自然，在自然中成长壮大，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否则他就不存在了。诗人在本质上是一个创造者；这就是说，他要靠自己心智的能力把那些在个性和局部相似中失去的东西赎回来。而我们所谈的作家恰恰缺乏这种能力。他既没有这种能力，也没有通过纯创造力去孕育自己主题的意愿。这种创作无

① 约翰·司各特 (John Scott)：《伦敦杂志》的编辑，与人决斗，中道夭折，他曾于死前的那一年在该杂志撰文称颂苏格兰小说。

② 正如科皮特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理性主义者一样。——原注

异于新闻报道，只有短暂的生命力。它是轻松的、惬意的、娇柔的、冗长的。瓦尔特爵士的诗神是一个现代的古董。他诗歌中那平滑、华彩的结构与奇特、蒙昧、粗野的材料造成对照，并剥去了地方传统和早已废弃的风俗的沉重、粗鄙的外表。我们看到残忍的骑士和铁的铠甲，但它却是由精巧的手用丝织成的，像鲜花一般柔软。诗人作品中的形象可以比之为复制在最好的天鹅绒上的古老织锦：——它们不像拉斐尔的漫画，倒像威斯托尔^①先生的素描，起着伴随并解释人物的作用。这种制作的便捷与优雅是更其突出的，《末代歌者之歌》出版前不久有一则故事说瓦尔特·司各特爵士（那时还是先生^②）在一位友人的陪同下乘渡船横过福斯海口^③，他们为了消磨时光，便命题作诗，经过一个小时的苦苦思索之后，他们发现两人只作了六行诗。“显然”，无意识的作家对其伙伴说，“你我再别想卖诗为生了。”此后大约过了一年，他便开始写诗，出了一卷又一卷，仿佛这些诗集是水滴似的。至于其它方面，我们的苏格兰歌手和那些真正伟大的诗人相比不过是一个“写格律体的蹩脚诗人”。我们宁愿只要彭斯的一首民歌，或者拜伦勋爵《天与地》^④中的一段，或者华兹华斯的一首“幻想与美丽的夜”^⑤，也不愿要他的全部史诗。和斯宾塞比较起来他算什么呢？在斯宾塞永远具有魅力、永远使人感到亲切的诗行中，美在翱翔，在颤抖，诗人从他那芳菲的双翅向自然中的一切泻下了幻想的紫色光芒。弥尔顿的力量在哪里？他的头浸没在宁静的兰色天盖里，把我们引入他的胜境之中。乔叟深沉的引人怜悯的力量（在他轻快的节奏中）里有什么？莎士比亚包罗万象的力量中有什么？他的眼睛既注视着

① 理查·威斯托尔 (Richard Westall, 1765—1836): 英国画家, 曾为《玛密恩》、《岛屿的领主》作插图。

② 《末代歌者之歌》出版于1805年, 司各特被授予男爵封号是在1820年。

③ 福斯海口: 爱丁堡附近的海口。

④ 《天与地》: 拜伦的一出剧, 写圣经中天使和人类的女儿结婚的传说。

⑤ 出自莎剧《亨利四世》三幕二场。

人物性格中的蛛丝马迹，也同样注视着他们情感中的巨大冲动，“从地上观到地下，从地下观到天上，”^①他那天才的熠熠光焰映照出万事万物，把宇宙照亮在它自身的光辉中。瓦尔特爵士没有这种随意的复合能力：他的全部联想（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都在风俗习惯和传统上。他只是一个叙事诗人，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古老的时光。他的诗只是可爱的浅表而已。

他的小说与传奇却并非如此。这里我们翻开了新的一页——新的，也是旧的——内容是旧的，但形式和力量就大不相同！威弗利的作者摒除了脚韵的串押、音节的维持、词藻的堆砌、文体的色彩、人物的组合以及事件的顺序，而是一针见血，不假修饰，立即抓住问题的要害。他的诗是一位夫人的侍女，穿着主人弃下的华贵服装；他的小说则是一位漂亮、质朴的仙女，就像《堂·吉珂德》中的多若泰，^②当她披散着长发，在小溪中洗濯赤裸的双脚时突然被人窥见，她吃惊地四下张望着，羞怯地面对着由于自己的妩媚招来的赞叹的目光。作者在小说创作中获得成功的巨大秘密正是由于他彻底摆脱了作者的身份，彻底抛弃了（像《大桶的故事》^③中的彼特勋爵扔掉若干码彩带一样）创作中的浮饰和陈旧的感伤情绪。一切都透着清新，仿佛是自然的手造出来的；回到一、二个世纪以前，把故事的背景设在远古没有开化的地区，这一切对当前这个先进的时代就显得格外新鲜、奇异。——高原的风情、人物、景色、迷信、北方的方言和服饰、战争和宗教、十六、七世纪的政治，使那些挑剔、讲究、“过分劳累”的现代读者感到悦目赏心，正如把一个羸弱多病的人投入冷水浴中一样。正因为如此，苏格兰小说在苏格兰就不如在英格兰那样受欢迎。这一差异和过渡并不十分明显。“老雾城”^④的居民从凯尔顿山顶望得见，或者设想他们望得见班

① 莎剧《仲夏夜之梦》五幕一场中的句子。

② 多若泰是《堂·吉珂德》中一个穿插故事的女主人公。见该书第二十八章。

③ 斯威夫特的一部小说。

④ 老雾城（Auld Reekie）：意为“古老的烟雾”，是爱丁堡的谐称，因该城经常烟笼雾锁而得名。